



春野菜

安徽肥西 查鸿林

我喜欢春野菜,可谓情有独钟,对春野菜的喜爱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我自小生长在小城,对农事基本无知,更不要说那些长在荒滩野地的春野菜了,那时我们家很少吃野菜,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对野菜不认识不了解,怕误食了中毒,所以敬而远之。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应约去乡下同事家玩,那天的中餐桌上,有两个菜至今记忆犹新,一个是香椿炒蛋,一个是凉拌荠菜,吃起来有一种别样的香,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一个下午口腔都余味无穷。听着同事关于野菜的介绍,我第一次对野菜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且对春野菜大有好感。从那时起,我就有意无意地接触野菜,认识野菜时,过目不忘,且能在一堆不同春野菜里给它们分栋归类,一认一个准,或许这就是我与春野菜的缘分。每年春野菜上市,我都抓住一年一次美食的机会,大饱口福。

钟情春野菜不是无缘无故的,我的认知或许与众不同。这

些生长在荒滩野地的菜,无需播种、浇水、施肥、除草、管理,不惧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刀砍斧劈,亦无畏天寒地冻、干旱水涝,自然舒展、恣意生长,自成一方气候,有着不屈不挠的性格和抗恶劣气候的能力,足以证明野菜顽强的生命力,或许在一些恶劣环境下求生能力都是人类所不能做到的。我认为,野菜的基因好,才有这些特质,多食野菜能给人类带来不可替代的营养,给人们带来健康的体质。为了佐证,我百度了许多野菜的营养和药用价值,真有出乎意料的收获,比如荠菜就有促进消化、降血压、抗凝血的作用,马齿苋就具有降血糖的作用,还能提供较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钙,马兰头含有多种营养成分,丰富的矿物质元素和维生素、胡萝卜素以及17种以上氨基酸,其中7种为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具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凉血止血的功效。每和朋友津津乐道这些时,他们也深受感染,从神色中看出对野菜的喜爱来。

春野菜是大众菜,长在野外,属于人们共同的美食,当然深受大众喜爱。在农村,由于它们和农人常年伴随,触手

可得,显得极其平凡,到了城市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如鲁迅先生描述的把大白菜用红丝线拴着高高吊起倒挂在水果店里称之为“胶菜”那样,被人们高看一眼,身价也随之抬升,不少超市里用了精美包装,高于普通菜价格几倍甚至十几倍。城市的大妈们趁着春日大好时光,三五结伴去乡下,边踏春赏景,边捡拾野菜,踏着夕阳归来,便是满满的收获。有一年春天,邻家阿姨送来几个蒿子粑粑,我一尝就认定:这是几十年前的味道哎!小时候住在小城,声名远扬的就是小米饺和小粑粑,米饺是用白米虾和豆腐做的馅,米粑粑则放了蒿子与米面搓揉后下油锅炸的,那时只记得粑粑奇特的香味,或许大人们也说过粑粑里的蒿子,出于没有一点感性认知,全然没有印象,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米粑粑里就没有了蒿子的成分,可记忆尚在。阿姨给的蒿子粑粑,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童年那次愉快时光。

现代人喜食野菜,古代人早就有很多关于野菜的佳句,《诗经》中,野菜被赋予了很美的名字,“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其中的葛、萧、艾都是野菜的名称。还有“周原膃臄,萑茶如飴”中的萑茶都是野菜,看来古人很喜欢借野菜来抒情!辛弃疾写到:“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城中娇嫩的桃花和李花都害怕风吹雨打,自己会随之凋谢,不能代表春天的生机勃勃,只有那溪畔的荠菜花,开的如火如荼,代表着春天的气息。温庭筠的《锦城曲》中也有一句诗“蜀山攒黛留晴雪,簪笋蕨芽紫九折”。这句诗里提到了竹笋。竹笋也是好东西,《诗经》中就有“加豆之实,笋菹鱼醢”“其籟伊何,惟笋及蒲”等诗句,竹笋的吃法有很多,可以炒、烧、腌、焖,可以制成笋干,煲汤的时候放上几片,汤味道极其鲜美。

当然,很多人最喜爱的还是苏轼的《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在春天这个美好的季节,大批的春野菜端上餐桌,我以为苏轼是先感悟到了“清”的境界,才顿生了“欢愉”的情趣。眼下正是蓼茸蒿笋试春盘的时节,但愿现代人也能像苏轼那样,在享受美味的时候,能够嚼出人间的真味来。

小蜘蛛力克大天牛

安徽合肥 周彪

四十年前,我在部队基层当排长,一个夏天的中午,吃完午饭不久,司号员吹响了午休的号声,战士们陆续回营房午休,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休息。当我走到床前,床沿下一场生死大战让我惊呆了。

一只姜豆粒大小的黑蜘蛛,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诡道,把一只从此路过的天牛用丝网捆住。天牛的体重大于蜘蛛十几倍,身上呈现着黑白相间的斑点,两只触角比身体还要长,看上去就有点瘆人。世界万物在面临生死抉择时都不会束手就擒,何况是面对一个小不点呢。天牛为了尽快逃脱被食的命运,使出了浑身力气把自己的身体从空中向地面沉,一旦身体可以着地,它就可以迅速化解这场危机。蜘蛛似乎也明白,一旦让天牛四脚着地,它的一顿大餐肯定泡汤!于是,两只小昆虫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天牛拼了命的把身体往下沉,小蜘蛛使出浑身力气把蛛丝往上拉,就是不让天牛脚沾地。有几次,眼看着天牛脚就要着地了,蜘蛛总能抓住机会奋起拉丝,把天牛拉起离开地面大约一至二寸的空中,让它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浑身力气无处使。就这样两个小昆虫搏斗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天牛终于精疲力竭,束手就擒,成为蜘蛛一道大餐。

万物之行对于人类都会有一定的智慧启迪,因为人类最早也是一种动物,只是比别的动物进化得快,开悟得早,故成为了万物之灵。君不见,

两虎争食,人类悟出了必有一伤的心得;鹬与蚌相争,渔翁可以得利;螳螂捕蝉,想不到黄雀就在后面等着,诸如此类的智慧都是从自然万物中得来的。小蜘蛛力克大天牛,给我们的启迪当然是以小博大,以弱胜强。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有几个重要环节不可忽视。其一、小去搏大,弱能胜强,作为小者、弱者必须要有坚定的自信。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号称百万雄师,东吴内部面对曹军的威势,大多数人主张迎曹;如果没有诸葛亮、周瑜、鲁肃等人自信抗曹,就不会有赤壁之战的胜利。其二、两军交战,在还没有分出胜负之前,双方拼命较劲之时,坚持住就是胜利。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曹弱袁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曹操一度想要放弃这次决战,谋士荀彧劝曹操坚持住,在坚持中等待对手犯错误,寻找对方的破绽,创造出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其三、充分发挥自己之长,牢牢抓住对方的弱点。赤壁之战东吴军能以小博大,关键点是一是牢牢抓住曹军不习水战,不适南方潮湿环境弱点,充分发挥自己善于水战优势,一举破曹。小蜘蛛力克大天牛不也如此吗?

世界万物有长就有短,长与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又相互转化,长可以转化为短,短也可以转化为长。智者以长击短,愚者恃长变短,此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成败兴衰的常态。

农事“烧包子”

安徽合肥 吴中伟

“烧包子”,是老家桐城通俗的说法,也有的叫“烧火粪包子”,后者更形象贴切些,这在二三十年前的农村并不少见。春上,一般是烧早稻秧田包子;下半年,“烧包子”多是为了种小麦,种油菜。“吃了年饭,望着田坂”。乡亲们总是为来年做好些准备。农村人一年忙到头,只在过年的时候清闲些。年饭一吃过,马上就收拾收拾农具,准备农活生产了,乡村便揭开了盛大的农事序幕战。

先是摊开、翻晒头年积攒在稻床上的牛屎粪。晴好天气,几个日头过后,牛屎坨慢慢变干,和稻草裹连在一起,结成板块。风吹日晒,臊轰轰的味道渐渐散去,却有了一些草木的清香。农人们把它们堆在稻床边,用稻草覆盖好,当成宝贝疙瘩一般,这可是装“包子心”的原料,也有人家把庭院前的烂树叶、细草料扫在一起,用作装“心”。

接着便是“绞草要”,通常是两个人配合,一人搬出小板凳,坐在草堆边拽出草;一人拿着“绞草要”的工具,左手握上面,右手握下面,不急不缓地摇着,一步一步往后退。一开始“草要子”比较短,摇起来还很轻松;慢慢地,“草要子”越来越长,摇起来就很费力了。绞了几条“草要子”后,右手胳膊酸胀发软,便要和母亲换过来。可拽草的活,看着清闲,却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总是手忙脚乱,稻草散落一地,一番狼

狈样,还是得乖乖地拿起工具,老老实实一下一下摇着,缓步往后退,也不敢喊累了。特别长的“草要子”需卷成圆形的大团子,农忙时备用。

“捆包子”大都是男人们的活,父亲常年在外工作,自然这一重担也就落在母亲肩上。母亲用干稻草将“牛屎粪”层层包裹起来,“草要子”穿在周边,左膝盖微屈,用力抵在“包子”上,双手将“草要子”勒紧,捆结实、牢固,只在“包子”口留下个小缝隙。三五个“包子”捆下来,母亲已是累得满头大汗,衣服湿透,大口地喘着粗气。烧“包子”的时候,我总喜欢跟在母亲身后,递递“草要子”,打打下手,也许只是“好新鲜”。母亲将三两个“包子”堆在秧田里,用钉耙垒上周围的泥土,将“包子”盖严实,露出“包子”尖。土,盖得重了,容易熄灭;土,盖得薄了,烧得太快,都达不到预期效果。有经验的行家里手,往往只凭直觉。风向朝哪,就在哪留个豁儿,便于通风、充分燃烧。一切准备妥当,便在底部豁口处点火了。“包子”闷在土层里,缓缓燃烧,一般要熏个四五天,隆起的“包子”会慢慢陷下去。“烧包子”既能杀死田地虫害,疏松土质,又能增加土壤肥力。我时常惊叹于先民们的原始创造力。

土偎着烟,烟熏着土。泛青的原野,缭绕的烟雾,清脆的鸟鸣,鼎沸的人群。田畴里,远远望去,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